

渼陂集

函八冊



漢陂集卷十五

志銘 表

墓誌銘

明故朝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議定峰閻君

弘治丙辰君之父竹泉先生爲御史京師予爲庶吉士往拜其門蓋先生嘗爲碩吉士有名予故請問焉而是時見君甫十六七清瑩如玉可愛方從句容曹來鳳授胡傳春秋再踰年戊午報君捷鄉試矣予聞謂竹泉先生有子往賀焉而曰當不止此蓋君又游重慶劉衡仲之門而其仲父蓬州守允中嚴督弗懈故知不若是止

也正德戊辰果舉進士而北方舉春秋者莫或先焉是時竹泉先生以四川右叅議家居予在翰林賀君謂先生乃今真有子矣明年己巳秋君被選爲吏科給事中予是時左遷文選主事實覓其文蓋嘗歎息以爲俊異者云辛未以竹泉先生之喪西歸而是時予復左遷壽州及癸酉還任吏科乙亥遷河南按察僉事兵備信陽而予已家居皆未能吊賀焉然中懷耿耿未嘗不在君也庚辰春君疏乞致仕詔進河南布政司右叅議以歸隴去鄆杜數百里謀會不果嘉靖癸未春以予與其仲父允中契也書來請予銘允中之墓尋復以所述樂府

諸作寄予予亦聞其爲樂日日甚歡乃已丑秋報君病  
不起矣蓋八月廿四日也予甚惜之距生成化庚子十  
月十七日壽五十歲卒之明年庚寅冬十一月十日  
葬州西岍山之原以元配師孺人祔其弟郡庠生銓具  
書幣蓬州公子郡庠生鋗述狀命其姪郡庠生司衡來  
請予銘君諱欽子明其字居嘗自謂定峰故人皆稱之  
云君在吏科前後凡七年其始不肯阿附孽寺以此不  
及于禍嘗抗疏勸毅皇帝視朝爲視朝數日諸凡封駁  
不避權貴人而同列彈劾諸疏多出其手其終有漏言  
者當道怒之乃稍遷河南云而兵備信陽者五年功最

多益嘗推演武侯八陣圖爲九曲新書刊布以訓戰士  
募義勇黜老弱修城塹謹烽堠遠近恃以爲安南陽汝  
寧護衛官軍橫甚擾民殆不可制君請入操王不可竟  
入操而其患遂息汝寧民兄弟爭田各誣其子不法而  
其子皆學舉者法當黜君以數語决之而兄弟感悟不  
爭而退而其子皆完無事羅山豪張輔者殺其妾之母  
死妾母族訟諸縣吏輔又入誣以他事陷獄死乃以病告  
君知狀執輔抵死信陽公嘗富兩民爭田里中二惡少素  
怨富民乃誣貧者殺之而首殺貧者以滅口誑其守曰  
自相殺耳君按之曰一人先死後死者殺之誰也具得

惡少斬之以徇劉學恒<sub>平</sub>沒寧大盜也陰養死士肆行  
劫掠無敢言者通賄郡<sub>正</sub>同勸止屢捕不獲君乃假以  
公事過其地執而論之死其黨解散數百人于是遠邇  
駭歎稱君爲神明相戒不敢犯君君又嘗擒南召之盜  
有功詔賜白金十兩又嘗奮擊商南山陽諸盜蓋斬首  
二十餘級擒僭號者渠魁八人餘黨百人詔賜白金綵  
帛擢用不次歲嘗大旱君禱雨即大雨浹境遂以有年  
大夫士詩歌之信陽士固多奇然舉者亦甚少君于城  
外西北隅建什學書院擇其奇者居之親爲課業乃兩  
科而舉者十有三人焉蓋騁騁乎盛矣于是申州之墟

盜息民安風教大行撫按前後凡六論薦超拜可政足  
待也乃蒙萋菲之謗以歸用不究其才識者以是爲歎  
君瀟灑偉人也略無幾微形于言面養母以志教諸弟  
姪因材而施乃今各有成焉暇則誦詩讀書旁及群籍  
嘯歌泉石其樂陶陶著爲述作彙成卷帙蓋雖未臻至  
耄其所獲亦非細矣君家世龍州人也曾祖諱璿舉鄉  
榜五任縣學教諭贈右副都御史祖諱仲實河南右叅  
政進階大中大夫竹泉先生諱份磊落不羈翛然物表  
不慕聲利者也母王氏封恭人有四男子君其次子也  
兄純厚率若春嫂大視若溫潤豐滿至若配市氏幾蹇

氏皆贈封爲孺人焉蹇孺人生男子司紹司御而司繼  
司禮司射司書則側室出也共六男子師孺人生二女  
子適通渭舉人王德光蹇孺人生者三長適郡學生李  
瀾次適平涼護衛指揮毛麟其次與側室所出三人者  
俱幼未聘方君之在身王恭人夢曰射其懷五老造其  
室已而誕君故資稟特異焉人以爲吳嶽降神爾也顯  
其光倏其隕滅殆亦返其初乎是未可知也銘曰

吳嶽蠹蠶鐘靈爾族克承以遐爾福五世多賢以  
引以續藩伯官保維慶斯篤文行彬彬竹泉蓬州維君  
似之益弘厥猷厥猷奕奕先民是匹夕郎憲臬乃言底

績誰其構我讒人罔極旣歸且樂旣飫而息乃父乃祖  
同歸窀穸高岸爲谷打茲銘

康生子寬墓誌銘石

嗚呼康生其何以至是邪康氏武功人其六世祖尙書  
公永樂時有大功德于世子孫未能厚食其報至生父  
太史公德涵雖曰太魁天下然未久卽以讒廢及生穎  
悟絕人人見其如此以爲麟角鳳毛英爽然所以振康  
氏之業者其在斯人矣嗚呼孰意其遽至是也初太史  
公配安人尙氏生子輒天旣爲翰林修撰居京師而正  
德戊辰十月十日生乃卽寧太史公喜卽以報予明日

予往智焉已命名昭胤矣後名曰栗年十六而冠字曰  
子寬入爲武功縣學生受毛詩世其業十七而娶王安  
文亡繼娶靈寶楊氏爲芳伯叔安之女嘉靖己丑五月  
太史公書來言生病傷寒未久當愈予方使人問之亦  
以爲愈矣尋得報以是月二十二日卒年僅二十二嗚  
呼惜哉予昔聞生之才未見也既入甥館以古定相貧  
視其所不取論試之操觚立就縱橫數百言大類止齋  
予則大奇之以示諸生無不駭歎稱服者比兩入試乃  
竟不第以死謂非命哉然予舉子業雖爲之非其甚好  
也顧好古歌辭近體諸詩不刻意往往有似李杜者蓋

百餘篇卒後太史公爲刻諸木俾後世有知生者生  
爲不死矣生豪宕好氣人也又負才儕輩皆出其下以  
此巖巖未肯輕下人然其在予則益甚敬又能樂道人  
善至于酗酒遊蕩凡諸晉漫氣習則剗絕弗爲好事者  
見其氣岸不可近遂以狂悖加之是不知生者也語曰  
觀人先其大者蓋太史公嘗病劇生乃徒步哭泣顛天  
乞以身代太史公其繼母張夫人之始至也有女奴出  
嫚言無禮不恭生怒箠之幾死罵之曰此代吾母爲者  
汝主也奴輩敢若是耶豈孝敬如此其後群小譖言無  
實生亦惑之或有時怒訛復解悟曰人之爲言胡得焉

亦不深蓄也故其卒張夫人哭之甚痛口出血下至奴  
僕亦無不哀哭者曰主雖待我嚴然甚恤我吾女生子  
不育楊氏亦無子而太史公更無次男遂邇大夫七十以  
此爲歎夫康氏植德所由來遠太史公光明磊落之德  
疾邪雖年踰五十而神完氣壯若四十人焉是終  
無子也生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合窆吾女滸西祖  
塋之側予哀而爲之銘銘曰

嗟嗟蒼天胡畀爾粹而奪之遄爾有好言盈百其篇既  
久而傳爾身殂矣其名不利

康烈婦楊氏墓誌銘

予壻武功康生栗子寬既卒且葬予爲誌其墓矣乃真  
繼室楊氏飲藥死殉生其父太史公德濟使人走報予  
且曰新婦至此痛徹心骨殆何忍言然不可無誌敢復  
以累兄予聞之泫然出涕不能已猶吾女之亡嗟乎世  
復有此女乎康生素斬非辟不正之行嘗自姦汙殘賊  
夫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二曾無非禮之動乃  
今至是天其有意報之也以良妻畀之而烈烈若是乎  
亦此女天資之美有得于父兄之教者不可誣也蓋楊  
氏世爲弘農人出漢太尉震之後其高祖仕爲都御史  
祖三宗南徙其父布政使叔安配安人許氏許安人者

吏部尚書襄毅公女也生四子四女烈婦其季女也烈  
婦生正德壬申正月二十二日是時布政公爲僉事浙  
江聞陞四川副使遂名曰升容云性喜誦詩聞善言其  
父及諸兄爲講古烈女至聞死節事未嘗不歎慕焉而  
曰何古今人不相及也年十七而嘉靖戊子歸康生繼  
吾亡文明年己丑五月生遘疾且殆顧謂烈婦曰即我  
不幸死如爲一柳容三柩我與王氏之女二矣其一汝  
也能從之乎烈婦泣諾曰吾意正如此不從何爲不敢  
日生累不起烈婦堅志必以死殉其姑張夫人及諸女  
輩見其如此乃相與日夜防衛極縝密也而家人素覺

華語遺室中烈婦潛服數七箱覽之早投救護免張夫人知其志不可回言之太史公而使張夫人及諸女因諷之歸寧父母薰或以愛奪也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其父母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送之來旦以有心計者一姬與俱烈婦至則伏柩哭已乃入內謁其姑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乃猶未也張夫人度其意必有變復言太史公公曰諱防衛耳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出者必曰勿去吾甚恐衆見其如此以爲無故主獨張夫人者不以爲然益嚴環守既數日而十一月七日已亥晨起膏沐畢詒言宿飯作渴索鹽湯卧內

飲乃以砒霜三二兩吞下之已乃登廁登廁歸寢妻侄  
不能支復詒其守者曰適入廁見宗頗不快又索鹽湯  
令極煖連飲三碗曰稍可矣張夫人入見其色大驚疑  
搜其袖中遺砒在焉亟呼家衆相與投殺之烈婦徐曰  
妾此來欲以死從夫子遊地下耳前所囊物曰金珠者  
砒霜也恐姑疑我我故假言之乃今盡服之矣人言鹽  
下砒霜百藥不可解我恐解而壞吾志故爲此今勿解  
無益徒撓人耳惟呼吾嫂來治後事衆不聽呼其兄嫂  
至以盃藥予之不納逼之甚則齧其盃立破復予之藥  
皆不納而堅合其齒于是楔以鐵箸箸且曲矣齒然不

可啓也既而曰已矣吾與飲此藥吾不食砒霜矣凡吾所以爲以死爲樂生爲苦也柰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皆近所手製以送死者無不備且精也于是不得已爲着之着畢而絕顏貌安舒略無倉卒豈鬼神者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嗟乎方生之初逝也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千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劬勞之恩眷屬縗繕之意顧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未足與之先也然方其西也各以二屨爲其父母壽比見其舅姑亦各壽以二屨以今視之蓋衆訣耳其初未